

## 我先生易重廉(三)

宁碧莲

我先生易重廉中师毕业,论资历,只能作小学老师。领导关怀,要他去武冈二中(省重点中学)初中部教语文。可一堂课下来,不必行家挑剔,仅仅坐在下边听课的学生就往往可以“挑”出几个十分可笑的错误来。比如说:《水浒传》上有个“解珍解宝打虎”的故事,“解”作姓,应念“xiè”,他念作“解放军”的“解”。学生看了注解,知道老师错了,笑得前俯后仰,一片哄乱。又比如说:一个“木”字,竖下无勾,他总是习惯性地加个勾。一个“束”字,中间的“口”要封紧,他也顺手丢下下边一横。学生多次纠正,他也改不过来,真是太出丑了。

2010年,武冈市出版图册《武冈新韵》,收了我先生一篇文章,里面就写了这些丑事。我先生希望好心人常常提醒他:出丑不要紧,改了就不丑。

好心人的确到处有。在武冈二中,曾仲珊、向森森二位老师就是我先生经常提起的好心人。曾老师要我先生勤查字典、词典,向老师还长期指导我先生学习文字、声韵、训诂等基本知识。几年之后,我先生进步很大,上课时常识性的错误很难出现了。相反,听别人的课,他也能间或提出点比较中肯的意见来,讲得别人也面红耳赤。不过,年轻人嘛,指手划脚,不可一世的样子,最容易使人看不惯,慢慢地,在群众中,我先生便出现了不小的负面影响。

1958年,“反右运动”后期,一些同事抓住他“自学”太拚命,有时还在房门口贴上“闲谈请勿过十分钟”的小纸条什么的。老师们便认定我先生走的是典型的“白专道路”,不发动大家批判是挽救不了的。于是,今天批,明天批,大会批,小会批,批得我先生痛苦万分。

对于自学,我先生的确抓得很紧,但目的只是因为读书太少,胜任不了教学,担心被淘汰出局,丢人现眼而已,哪里值得如此大动干戈呢?他气不过,于是就闹调动。早两年,我因眼疾回了老家隆回。两年后,我先生也“闹”到隆回来了,安排在隆回一中。我先生可能天生的口齿清晰,加上向老师又指导他自学了几本基础书籍,一中领导听他上课,推想他可能是块教书的料,根据需要,竟中途要他去教高中三年级的语文。武冈二中知道他的底细,一直不敢安排他教高三。隆回一中胆子大,几堂课就把他推上去了。他倒也谦虚,反复推辞,推辞到领导几乎生气,才勉为其难地上了“架”。

高考结束,文科学生陈子谦被武汉大学录取,后来成了研究钱钟书的名家,给我先生争了很大的光。第二届毕业生里有周玉清、陈戊国,一个从政,担任过全国总工会副主席,一个研究学术,著作等身,也使我先生觉得光荣。

幸运把光荣带给了我先生,但是,一中文科据说已较长时间甚为沉寂了。名声鹊起,难免冷言随之。这么一句“冷言”最流行:“易重廉肚子没货,凭的只是一张嘴巴,嘴巴功夫长不了的!”这句话也真点到了我先生的痛处,他反问自己:“你有真功夫吗?露两手给人家看看。”那时候,他已经整理了两篇论文:一曰《离骚释义》,一曰《天问释义》,近五万字,但水平如何,毫无把握,故锁在箱底,不敢出以示人。

折腾了好几年,后来隆回最北面的一所新升格的六中要他去“教书”。六中这地方,和一中比较,简直是另一个世界:“四人帮”横行时,我先生天天演戏,演到隆回第一,邵阳市有名;“四人帮”垮台了,我先生又拼命教书,学生高考成绩年年名列前茅,甚至侥幸夺魁。当时的县教研室主任、著名语文老师李卓群撰文印发全县,号召语文老师向我先生学习。

我先生在隆回六中给《求索》寄去了学术论文《天问释义》,获得公开发表。一文开路,篇篇跟上,我先生的名声很快传开。

拟任邵阳师专副校长的钟葵生先生与我先生在省里开会,他表示,一定要引荐我先生去师专。后来,他受命为邵阳师范副校长,我先生就顺风顺水地来了师范。师范偏重文科,原以为到了师范,我先生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,谁知道尚未到任,一老领导却这样说:“我们要的是好老师,不是什么《楚辞》专家。”

在隆回一中,我先生课上得好,效果也不错,但其时却无学术成果发表。有人便说:“肚子无货,光靠嘴巴,夸得几天啰?”在邵阳师范,我先生的学术成果频频在省以上著名学刊上发出,有人又说:“谁都这么发文章,教学工作还有人搞吗?”左也不讨好,右也不好。我先生真正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事难做,难做事,做事难的“冤大头”了。在我先生看来,“学术”与“教学”是相辅相成的。

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是白话文,但文中有“田田的莲叶”一句,有位老师问我先生:“田田是什么意思?”他说:“田田就是陈陈。陈陈就是陈陈相因,即莲叶一层一层叠起来,很茂盛的样子。”他又问:“为什么田

田就是陈陈呢?”他又说:“田田,舌尖音,陈陈,舌面音,古无舌面音,舌面读舌尖。这是古音韵学上的一个常识,记住就是了。”“田田”一词,书上可能有注解,但不一定像我先生这样搬出古音韵学来。一个老师,你懂得比学生多一点,有什么不好呢?认真地说,教学中随处都可以碰上学术问题。

前几天,有个女学生对我先生说:她已评上副教授了,“回想起来,在师范听过的课,只有易老师分析《药》的那堂课印象最深。”我先生问她:“我是怎么分析的?”她说:“华小栓、夏瑜两个人物的姓代表中国,寓意他们是一家人。人血馒头就是坟墓,比喻药效全无,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救不了中国。”我先生说:“你记得这么清楚,很不错。”她说:“还有呢,鲁四老爷姓鲁,是影射周公的。四是从二变来的,孔子排行第二,叫孔老二,等而下之,他就叫鲁四老爷,想起来很有意思。”这些分析,我先生写了文章,发表在《中学语文教学》(1996年第11期),颇有影响。

我先生这些解释,都很有根据,但又全是在一般参考书上找不到的。一味抄教参,还要老师干什么?这里的“学术”成果,实际就是“教学”内容。

改革开放40年了,我先生已经86岁高龄。回首走过的路,再把学生今天评说我先生的一些言论与文字找来看看,真是感慨万千呀!

四川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陈子谦来湘参加学术会议,散会后,专程来邵看望我先生。师范接待他,他当面对学校领导说:“易老师生不逢地,不然,当个博导是够资格的。”出言多有夸大,但我先生,却充分地流露了他那发自内心的同情与遗憾。

还有一个曾树新,毕业于隆回一中,上电大后做了我先生的学生。2017年教师节,他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,标题为《我的老师易重廉》,开笔写道:“此时此刻,我情不自禁想起我们电大文科班的辅导老师易重廉……三十多年过去了,不知道先生近况如何,只好在心里向先生致敬问安。在许许多多的名师中,我最敬仰的是易先生。”朴朴实实的话,清清淡淡的情,谁看了也会知道这决不是那种与人虚与应酬的客套。

金沙《梦发芽的地方》收在《隆回六中百年》一书里,文章写道:“孔子弟子三千,易老师可能三万吧。凡是做过他学生的人,谁不说他最好?我不是他最好的学生,但他是我最好的老师,我一生感恩。”

## 一坛陈墨撰人生

——读夏启平小说集《情断高桥》有感

刘博华

是,他是个随性的写作者,一直低调而行,远离文坛的歌舞榭,在生活的市井巷陌里安心地做一名业余作家。这个湘西南沐浴着“楚云湘雨”长大的男儿,自幼受书香熏染,以读书、写作为快乐,对世俗的名利,看得十分淡薄。他常说:人生最大的乐事,就是读好书,写美文,交净友,存善心,品好茶。事实上,生活中的他,一直如此。也许,因了古今文心的相通缘故,我们常常聚在一起赏书读画,谈诗论文,品茶品人。

他的小说,无轰轰烈烈,却有悱恻绵延。与一些方家追求形式、意象上的繁弦急管不同,他的小说却如一池澄碧的春水,清波照影间,让人临风怀想。爱情、亲情、友情、乡情等等,奔赴在他笔下,成为他小说的主线。可以毫无夸张地说,他用朴实的语言写下了时代的变迁、青春的赞歌;用热情的笔调讴歌着自己的职业、无悔的人生;用柔情蜜意,把爱情的田园点缀……读他的小说,真是一种乐趣,一种享受。

总体来看,夏启平先生的小说一般是从平凡简单的生活开始,从点滴小事入手,从内心情感出发,虽然没有潮起潮落的豪迈之气,却也能真实反映多变的人生与世界。作者以自己敏锐的目光洞察人生,体验生命中的感动和温暖,品味人性的美好。

小说的价值,取决于作者心灵的分量;只有真善美的心灵,才会有动人心弦的歌唱。《情断高桥》里的小说篇篇耐人寻味,语言平和亲近,没有任何华丽辞藻,但真实感人,就像是一位久违的故人与你亲切地交

谈,又像是一个富有经验的跋涉者,语重心长地对你轻轻诉说着世界与人生的变幻莫测。他把平凡琐细的生活进行语言加工,让真实而艰难的生活又增添了几分美感,这正是朴素的文字带给读者的感动与舒畅,这样的情愫在《妻管严》中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。无疑我们也能看出,作者是热爱生活的,他用求证式的眼光为探测器,尽情捕捉着生活中那些绚丽的瞬间,如《钓》《能力》《良心都是肉长的》《群山深处的歌声》《磨人的应酬》《杀鱼》《水》《上级通知我下岗》《拍案聊斋》等小说,语言充满灵气而又幽默风趣,很有可读性!

不过他对感情的描写一直是深藏不露的,需要读者用心去揣摩、去体会。一般来说,作者的微型小说虽然大多短小简洁,但是只要你发挥想象力,那种开阔的思想又会随之而来。当然,作者也是一位深情的男人。《紫苏叶配田螺》这篇小说作者巧妙地写出夫妻凭着一道家常菜而挽救“一生之情、终身之爱”的故事,感人肺腑。

夏启平先生一直是自然率性地写作,不刻意于技巧的工拙、题材的大小。如果他的小说视野开合度更大些,也许这本集子的回味会浓烈许多。当然,小说可以是日月雷霆,昂首天外;也可以是帘卷西风,眷顾人间。我在他疏雨淡花似的风格里,读到了最深情的东西……岁月消逝了青春年华,但作者却留下文字的真迹,给人们带来美好的精神食粮。让我们一起期待作者在小说创作的领域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,用他那种执着的精神,写出更多的优秀作品。



读过夏启平先生不少散文,甚是喜欢他笔下随处散落的好词句。近来,又读到他即将付梓的小说集《情断高桥》,发现他的小说也如好雨熏风,撩人情怀。他的小说,像他的人,随性随意,故亲切、自然、流畅。此书所收的156篇小说,环境描写生动,人物形象逼真,故事情节曲折,令人读后有所悟获。

文章千古事,甘苦寸心知。其实,上世纪末期他就提笔写小说了,且声名甚远。只



《《乌云界下的日子》,熊福民著,团结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)

先聊聊熊福民吧,他自己取号叫楚天云,有王者气。但人家还送了他另外一个雅号——熊熊。可能因为他体态丰满,憨厚可爱,像他的近亲熊猫吧。他人到中年,仍然不时带点呆萌呆萌的神气,再带点儒者之风,一络胡子,又附上隐逸者之气。性情散淡,好喝酒,擅诗文,工书法。

熊熊的散文集《乌云界下的日子》,像围炉对饮的两个人,一个人慢慢地说,一个人静静地听。熙熙攘攘的世界消失了,纷纷扰扰的紫陌红尘消失了。崇山峻岭间勾勒出村庄、学校、山道,山道上有一个大男孩,走在时间的光影里,寻寻觅觅,冷冷清清。故事说完了,那个大男孩也转身成了一个世事洞明、留着山羊胡子的文艺中年。

熊熊用他的抒情性叙事笔调,以自己所见所闻为线索,描绘了一种质朴的山村生态和草根生态,呈现出一种让我们感到温暖而惆怅的旧时光。黄石溪、老鼠洞、高岩小学……走也走不完的山路,看也看不透的山外青山楼外楼。他让我们感受到了充塞于天地山川间的寂寥。同时也让人也感受到了寂寥中包裹的烟火——浊酒、腊肉、酸黄瓜、打情骂俏。这里没有呼风唤雨的英雄,没有倾国倾城的美人,没有轰轰烈烈,没有要死要活。为了生存,大家都克制着,忙碌着,彼此关心和打探,却终究还是各奔各的前程。没有纯粹的美好,也没有彻底的不堪,忠于生活的笔触,正好唤起读者的共鸣。

书中人物的出场顺序,基本都是以自己的经历为走向,从参加工作开始,把遇到的人一个一个串联起来。文章容量由自身扩大到乡村,乃至折射出改革开放对众人价值观的影响和山乡巨变。6岁便被割断亲情的吴师傅,早早辍学的山里女子,承受不起生活之重的爱情和婚姻。作者对芸芸众生无过多浓墨重彩地渲染,却使人物境遇、形象呼之欲出。文章很多故事不说结局,戛然而止,留一种意味深长,由人去揣测和判断。譬如他既然叫了人家“丈母娘”,且“丈母娘”的女儿来叫他吃饭,他去了没有?陈校长想让他留下摘油茶,他留下来没有?那些情窦初开的女孩呢,去哪里了?你也许正好和作者一样,生命中有过黑玫瑰和文俊这样的小人物,有那样淡的、浓的、或若有若无的情愫,有对弯弯山路的爱怨交织,有那样的迷茫和希望,有走出去的冲动和回头看不舍。从某个角度来说,他的经历,是70后这一代人的经历。

熊熊是生活的参与者,也是生活的观察者。他的艺术睿智在于不评价,不阐发大道理,只描绘人的音容笑貌,描绘生活的本来面目,至于善恶是非,由读者去评判吧。譬如朝夕相处的家门为了一盏五元钱的荷花灯,打了自己一个耳光,他不评价。自己和家门无缘无故被村里的人打了,他不评价。若即若离几年,最终弃他而去的女孩子,他不评价。一切等读者去想,去说。

记得邵阳市文联主席张千山有一句话说:“百菜不如白菜好,才气还需地气撑。”作者打赤脚长大,他的散文就是一棵大白菜,沾着泥土的气息,返朴归真,于平淡之中见清欢,于质朴中见优美。他紧贴着山,紧贴着河,紧贴着木房里的衣食起居,赋予文字人间烟火的温度,赋予文字强烈的地域特色和风味,予人酣畅的阅读快感。但作者毕竟又是个诗人,在敏感而丰富的内心里,诗意从来不曾退场。他写第一次喜欢上的那个红衣女孩子,是他发现的“一只与众不同的鸟,独自梳理绯红的羽毛……飞起来,却扑棱棱地闯入了我的心里”。他临摹《金刚经》,写文章,写诗,再寂寥的日子终究有了个寄托,再逼仄的现实也有了可爱而美丽的一面。

如今熊熊已经离开了乌云界,离开了那个他称作“锻炼”的地方。然而在他的文字中,你会发现他心目中最美的地方还是在乌云界,最诗性的日子是乌云界下的日子,包括乌云界里的青春和激情。

## 乌云界下的丰厚与朴实

——读熊福民散文集《乌云界下的日子》

楚木湘魂